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

二十三



仁宗皇帝紀十三之一

嘉祐二年春正月甲午殿中侍御史裏行高若訥言甲戌赦書選人滿十二考並磨勘引見令猥進者多請以歷任無贓私及非昏耄者乃聽改官仍具與監當一任詔須嘗有人奏舉者方得施行從之 壬寅徙江東轉運使蔣堂為淮南轉運使兼發運司事時上封者屢以廢發運使非便堂言裴耀卿劉晏第五琦李巽裴休皆嘗為江淮河南轉運使不聞別置使名國朝卞袞王嗣宗劉師道亦止為轉運使兼領發運司事而稅輸京師常足詔用其議堂在淮南歲薦部吏二百員曰十得二三亦足報國矣 度支判官工部郎中許申為江南東路轉運使凡鑄銅錢用劑八十八兩得錢千重八十兩十分其劑銅居六分鉛錫俱三分皆有奇贏鑄大錢錢用

鐵二百四十兩得錢千重一百九十兩此其大法也申在三

司景祐元年十月丁巳朔乃建議以藥花銅雜鑄輕重如銅

錢法而銅居三分鉄居六分皆有奇贏亦得錢千貫省而利

厚因入內都知閻文應以納說朝廷從之即詔申用其法鑄

于京師然大率鑄錢雜鉛錫則其液流速而易成襍以鉄用

流澁而多不就工人苦之初命申鑄萬緡逾月才得萬錢申

性訥譎自度言無效乃求為江東轉運使欲用其法鑄于江

州朝廷又從之 詔就江州鑄百萬緡無漏其法中外其非

是而執政主之以為可行然亦無成功就江州鑄百萬緡實

年十二月申自先是鹽鉄副使任布請鑄大錢其一當十而

申欲以銅錢雜鑄朝廷下其議于三司程琳奏曰布請用大

錢是誘民盜鑄而陷之罪唐第五琦嘗用此法訖不可行申

欲以銅錢雜鑄理恐難成當令申試之申詐得售蓋琳亦主

其議故也

琳傳載此事于天聖五年以前誤也當是景祐元年五月琳再為三司使時王子融云布請鑄大錢

行之京城錢城中可乎事遂寢與琳傳有異今不取天章閣待制孫祖德言偽銅法所禁而官自為之是教民欺也固爭之不從遂出知兗州

祖德出知兗州在二月

丙午

詔太常禮院孟冬祭神州地祇宜如祭天地遣內官降香春秋朝諸陵及諸祠有特祈解者亦如之 侍御史韓瀆言天

下賦輿之繁但有催科一簿一有散亡則登耗之數無從鈎考請復致實行簿下三司議請如舊丁未詔再閏一造之

己酉改長寧宮為廣聖宮宮在禁中前殿有道家天神之像後起觀閣以奉 真宗神御占宮城之西北隅 癸丑置通

英延義二閣寫尚書無逸篇于屏迤英在迎陽門之北東向延義在崇政殿之北西向是日御延義閣召輔臣觀盛度進

讀唐書賈昌期講春秋既而曲燕崇政殿 甲寅詔凡禁中

須庫物非有闕者毋得下雜買務市之 乙卯詔帶御器械

自今毋得過六員 二月燕肅等上考定器樂并見上入戊

午御延福宮臨閱奉郊廟五十一曲曰問李照樂何如照對樂音高命詳陳之照乃建言王朴津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

坊樂高二律擊黃鍾則為仲呂擊夾鍾則為夷則是冬興夏令春召秋氣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創意造律準不合古

法用之本朝則無福應又編鐘鑄鐘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相傳

以為唐舊鐘亦有朴所製者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復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

樂傳之賈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聲律法試鑄編鐘一簾可使度量權衡協和有詔許之仍就錫慶院鑄 庚申太

常博士直史館宋祁上大學圖義二卷 先是詔廢洛州廣

平兩監合于安陽羣牧都監王承勛言廣平歲產千餘駒且先朝所建不可廢又言馬尚多牧地少癸亥詔復存廣平一監毋以賦民既而河北轉運使言舊監悉以賊民取割趙州界草地二千頃權隸相州安陽監以牧馬從之 甲子詔吏部流內銓自今保舉選人須現任知州軍通判陞朝官都監諸司副使以上始聽之其在京不帶職員外郎非曾任知州諸司副使非曾任路分都監毋得舉 丁卯龍圖學士官給事中知兗州范諷責授武昌行軍司馬不簽書事新廣東轉運司祠部員外郎龐籍降授太常博士知臨江軍 光祿寺丞館閣校勘石延年落職通判海州 仍下詔以諷罪申飭中外先是籍為御史數劾諷宰相李迪佑諷弗治反左遷籍籍既罷益追劾諷不置且言諷故縱不守禮法苟釋不治則敗亂風谷將如西晉之季不可不察會諷亦請辨乃詔即南

京置獄遣淮南轉運使提點河北刑獄張嵩訊之以籍坐

所劾諷有不知奏法當免諷當以贖論諷不待論報擅還兗

州呂夷簡疾諷詭激多妄言且欲因諷以傾迪故特寬籍而

重貶諷凡與諷善者皆絀削延年嘗上書請 莊獻太后還

政諷任中丞欲引延年为屬延年力止之竟坐免人謂籍劾

諷不宜實夷簡陰教之云諷請辨據王珪有所為籍神 戊辰

工部尚書平章事李迪罷為刑部尚書知亳州先是 上御

延和殿召宰相呂夷簡參知政事宋綬決范諷獄以迪素黨

諷不召迪皇恐還第翌日遂罷相制辭畧曰姻聯之內險詐

相朋靡先事而上言頗為臣而有隱然迪性淳直實不察諷

之多誕也 樞密使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王曾為右僕射兼

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

章事呂夷簡加右僕射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王隨為吏部侍

郎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禮部侍郎李諮為戶部侍郎知樞
密院事樞密副使檢校太保王德用為奉國留後同知樞密
事刑部侍郎參知政事宋綬為吏部侍郎樞密副使給事中
蔡齊為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端明殿學士兼
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盛度為參知政事御史中丞韓億
為工部侍郎知樞密院事 己巳改新知亳州事李迪知相
州庚午復改授資政殿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留京師仍
班三司使上 直集賢院賈昌朝請以鄭司農所注月令復
入禮部第五琦李林甫所注自為唐月令別行從之仍詔唐
月令以備四孟月宣讀 庚辰降資政殿大學士兼翰林侍
讀學士刑部尚書李迪為太常卿知密州始迪再入相自以
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為及呂夷簡繼入中書事頗
專制心思迪潛短之于上迪性直而疎不悟也既坐范諷姻
黨罷政怨夷簡因奏夷簡私交荆王元儼嘗謂補門下僧惠
清為守 關鑿義夷簡請辯 上遣知制誥胥偃度支副使
張傳即訊乃迪在中書時所行夷簡以齋祠不預迪慚懼待
罪故貶然補惠清實夷簡意迪但行文書願謂夷簡獨私荆
王蓋迪偶志之他日語人曰吾自以為宋璟而以夷簡為姚
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 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天
雄軍杜衍為御史中丞衍奏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
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
賜坐便殿以極獻替月不過數四足矣若末節細務進穀帛
樣閱甲冑弓矢點馬補試吏員特有司之職耳陛下何必親
決 三月己丑以御史中丞杜衍權判吏部流內銓先是選
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閱更多受賕出縮為奸衍既視事
即出更取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乃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

日曉諸吏無補升登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為奸居月餘聲動京師後改官知審官院其裁制如

判銓法審官在八月今并書知蘇州左司諫秘閣校理范仲淹為禮

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仲淹自外驟居侍從必有故吏無其說或緣富鄉上疏也今表而出之

太常禮院言侍御史劉夔請去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

后所加太字蓋入廟稱后繫于夫在廟稱太繫于子然二

太后奉安別廟準禮未應去太字上以夔不習故典詔奉

臺諭之夔崇安人也壬辰詔選人十二考無舉主者特許

參選乙未賜毫秀濮鄭四州學田各五頃丁酉詔國子

監直講一員兼領監丞主簿事辛丑修西涼殿在禁中

歲久摧壞而上不欲興土木之後至是有司屢以請乃聽

修之戊申出宜聖殿庫真珠付三司以助經費詔權停

貢舉夏四月丙辰鎮國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判許州

民方輸租倉官不時至遵勗馳往受所輸倉官皇恐叩頭民

大悅轉運使料卒補水軍不問習否強以隸籍遵勗曰強人

以不能將何用命部校按之去不習水者十七八丁巳李

照言奉詔製玉律以候氣請下潞州求上黨縣羊頭山拒黍

及下懷州河內縣取葭蓂從之賜故鎮東軍節度推官毛洵

家帛五十足米五十斛洵吉州人進士及第又中書判拔萃

科其父國子博士應銓與其母卒于賓州洵徒跣護喪歸葬

里中負土成墳毀瘠而卒特卹之己未翰林學士承旨章

得象天章閣待制燕肅與翰林侍讀學士馮元詳定刻漏集

賢校理知宗正丞事趙元規言太廟薦新之禮久廢不行詔

禮官議定十二月所薦蔬果禽魚凡二十六品詔恭依元規

安仁子也辛酉詔諸路提點刑獄司事有寬濫而繫人命

者雖未經轉運司亦聽受理施行戊辰命宰臣呂夷簡王

曾都大管勾鑄造大樂編鍾參知政事宋綬蔡齊盛度同都
大管勾集賢校理李照勾當御藥院鄧保信專監鑄造仍以
入內都知閻文應提舉始照既鑄成編鍾一簾以奏御遂建
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鍾審之其聲猶高更
用大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四律照自為律管之法以九
十黍之量為四百二十量率一星占九抄一黍之量得四星
六抄九十黍得六百二十星以為十二管定法 庚午詔中
外臣僚及草澤之士有知雅樂音律得失測候之法者許所
在薦聞或自言官司將校試之侍御史劉夔言樂之大本與
政化通不當輕易其器願擇博學之士以補卿丞凡四方妄
獻說以妄進者一切罷之 帝善其言然亦不果從也 戊
寅命翰林侍講學士兼龍圖閣學士馮元度支判官集賢校
理聶冠卿直史館同知太常禮院宋初同修樂書 錄曹修

古之姪覲為試作監主簿仍聽為修古後 詔臣僚以劄子
奏事者惟中書樞密院聽奮如制餘悉著銜位姓名初知制
誥丁度進劄子不著姓禁中誤付參知政事盛度故復條約
之 五月甲申朔詔曰王者奉 祖宗尚功德故禋天祀地
則侑神作主審諦合食則百世不遷恭惟 太祖皇帝受天
命建大業可謂有功矣 太宗 真宗二聖繼統重雍累洽
可謂有德矣其令禮官考合典禮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
中書門下詳閱以聞 庚寅禁鏤金為婦人首飾等物 李
照上九乳編鍾圖鍾奮飾以旋蟲改為龍自創八音新器又
請別鏡石為編磬 辛卯命內侍挾樂工往淮陽軍治磬石
照又言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以備獻
享乃鑄銅為龠合升斗四物以興鐘罇擊量之率六百三十
黍為黃鍾之容合三倍于龠升十三倍于合斗十倍于升既

改造之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鑄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為合
十合為升十升為斗銘曰樂斗及潞州上鉅黍照擇大黍綴
累之檢考長短及成與大府尺合法愈鑿定甲午廣南東
西路並言妖獠寇邊高竇雷化等州巡檢許政使之遣左侍
禁桑懌會廣桂二州都監討捕懌前會郟城會河南諸縣多
盜轉運使奏移懌渾池羣盜保青灰山時出剽攘道路患之
有宿盜王伯久不獲朝廷每授巡檢使必疏姓名使捕之懌
至官巡檢出偽宣頭示懌謀招之懌至不知其為偽也挺身
入賊中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伯遂與懌出至山口為巡檢伏
兵所執懌幾不免懌曰巡檢懼無功耳即以伯與巡檢使自
以為功械伯送京師而懌不復自言朝廷知之為斥巡檢使
擢懌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
三人樞密院召懌至京師授以賊名懌曰盜畏吾名必潰潰
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一人輒出
居數日其下不知所為請出自効輒不許夜與數卒服盜服
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老小皆走獨一媪留為具飲食如事
羣盜懌歸閉柵三日復往自携具就媪饌以餘具媪媪以為
真盜乃稍就與語及羣盜媪曰彼聞桑殿直來皆遁去近聞
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矣某在某處懌又三日往厚
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殿直也為我察其實勿泄後三日復
來于是媪盡得居處之實以告懌明日部分軍士盡擒諸盜
其尤強梁者懌自馳馬取之取還師樞密吏求銀為改閭門
祇候懌不應吏匿其供狀止免短死而已始受命也而宗院
言王者建廟祐之嚴合昭穆之綴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
預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等謂之疏戚以為迭毀之制後世
雖有顯揚褒大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所以一統乎尊古之道

也皇帝陛下躬孝治發德音永惟三后之盛烈際天接地而推奉之禮有所未稱明發悼懼圖惟厥終使有司得稽舊章開羣議摠懿燦闡孫謀將昭合靈心垂榮無及非淺學之臣所能及已竊以 太祖皇帝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鋪敦燮伐潛黜百端夷澤潞之畔兼淮海之味東焚吳興右因蜀壘湘楚閩禹請吏入朝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去大殘蒙更生此萬世之業也 太宗皇帝提神畧席下武恭行天討底定太原曰是經九刑之辟藝四方之貞信賞類能重食勸分官無煩苛人無恫怨又引播紳諸儒講道興學炳然與三代同風矣真宗皇帝乾粹日照執競惟烈重威撫和休寧北方順斗布度先天作聖遂考夏諺紹虞巡祀牒岱宗育穀奠壞翕受瑞福普浸黎元宵翹歧行罔有不寧百度已備眷授明辟洪惟一祖二宗之烈歷選墳誥未有高焉者也昔成湯為商之祖太甲太戊武丁實號三宗后稷為周之祖文王武王庸建二祧高帝為漢之祖孝武特崇兩廟皆子孫世世奉承不絕我太祖經綸卓昧遂有天下均宜為帝者祖太宗勤勞制作真宗裁成治定德宜為帝者宗三廟並萬世不遷宣布天下以示後世至于升侑上帝裒對先謨奉之周道克猷典禮者太宗親郊奉宣祖太祖配真宗肇祀奉太祖太宗配今二宗同躋不祧之位則禮無異等伏請自今以太祖為定配二宗為迭配稱情適事理實無嫌其將來皇帝親祠且請以三聖皆侑上顯對越之盛次申遙迨之感聖人之能事羣臣之大願此後迭配還如前議昔唐高宗之上封也以太武皇帝文皇帝配昊天明皇之封也以高祖配天睿宗配地開元之著禮也高祖配方正太宗配神州此二宗迭配之前此垂拱開元之間高祖太宗高宗同配昊天真宗登介正降社者並以太

祖太宗崇配天地此三聖皆侑之明準其歲時常祀則至曰
圜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
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饗配以真宗伏請皆
如禮使中書門下言伏以禮之為大則必宗祏居先德之所
尊則不隨昭穆而毀此有國之丕律而饗親之通義是以嚴
父配天實因之奉惟聖饗帝乃至孝之宗非大睿哲聰明曷
能舉百王之闡逸恭惟陛下膺神明之器馮積厚之基明發
孝思周咨舊史仍俾承疑之列重詳今古之變若是則七世
之廟咸一德而可觀三后在天雖百代而不毀至于配侑之
則並中黃奉之崇遠以襲高周之儀近以沿漢唐之制廣矣
大矣無得而名真百王之盛舉也請如禮官所議付外施行
詔恭依 六月丁巳詔幕職州縣官初任未考成者毋得奏
舉先是侍御史知雜事郭勸言睦州團練推官柳三變釋褐
到官才踰月未有善狀而知州呂蔚遠薦之蓋私之也故降
是詔 辛酉以親郊並侑三聖及真宗為不遷之主遣官告
於太廟 左司諫姚仲孫言伏聞議者欲改制雅樂俾協純
音舊律太高裁之就下以高形下人而固知之然或制之未
得其精損之必差其度臣蓋不知其何道而輒變更聞其所
為率多詭異至于鍊百石以為磬範中金以作鐘又欲以三
辰五靈二十四孝為樂器之飾臣雖愚昧切有所疑自祖宗
以來考改大樂薦之郊廟垂八十年洪惟先朝備行盛禮燔
柴岱嶽瘞玉沔睢振前王久墜之風舉歷代難行之典歲事
之際斯樂具陳固以格明神昭景貺先儒審議曾靡間言若
一旦輕用新規全黜舊制臣竊以為不可望特詔罷之止用
舊樂時 帝既許照制器業已為之且欲究其術之是非故
仲孫之章卒不可下有司焉 先是太常鐘磬每十六政為

一奩而四清聲相承不擊已丑李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于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鐘則哀思和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簧之竽而二十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箏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為十二之數也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而為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辨樂摠言金奏詩誦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為十二不得其法于古臣等以為不可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其四清之意蓋為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此五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不相凌謂之正迭相凌謂之慢易百王所不易也聲重大者為尊輕清者為卑者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為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為害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聲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為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為如舊制使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且詔曰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丁卯出內藏庫紬絹一百萬下三司市糴軍儲己巳以都官員外郎曹修睦為侍郎御史修睦修古弟用中丞杜衍之薦也辛未御崇政殿召輔臣觀新樂先是帝親製樂曲以夾鐘之宮黃鐘之角太簇之徵姑洗之羽作景安之曲以祀昊天更以高安祀五帝日月作太安以享景靈宮罷舊真安之曲以黃鐘

之宮大呂之角太簇之徵應鐘之羽作興安以獻宗廟罷舊
呂安之曲景安興安惟乘輿親行則用之以姑洗之角林鐘
之徵黃鐘之宮太簇之角南呂之羽作佑安之曲以酌獻五
帝以林鐘之宮太簇之角姑洗之徵南呂之羽作寧安之曲
以祭地及太社太稷罷舊靖安之曲於是制詔有司以太祖
太宗真宗三聖並侑乃以黃鐘之宮作廣安之曲以奠幣彰
安之曲為酌獻又詔躬謁奉慈廟章獻皇太后之室作達安
之曲以奠瓚厚安以酌獻章懿皇太后之室作報安之曲以
奠瓚衍安以酌獻皇帝入出作乾安罷舊隆安之曲常祀至
日祀圜丘太祖配以黃鐘之宮作定安以奠幣英安以酌獻
孟春祀感生帝宣祖配以太簇之宮作皇安以奠幣肅安以
酌獻祈穀祀昊天太祖配作仁安以奠幣紹安以酌獻孟夏
雩上帝太宗配以仲呂之宮作獻安以奠幣感安以酌獻夏

至祭皇地祇太祖配以蕤賓之宮作恭安以奠幣英安以酌
獻季秋大饗明堂真宗配以無射之宮作誠安以奠幣德安
以酌獻孟冬祭神州地祇太宗配以應鐘之宮作祀安以奠
幣韶安以酌獻又造冲安之曲以七均演之為八十四皆作
聲譜以授有司仲安之曲獨未施行景安四曲興安四曲
祐安五曲在元年十月
已亥作大安曲在元年十一月當考
今并見于此獨無所謂寧安者當考乙亥章得象等上所
修一司一務及在京編敕四十四卷並賜階勳及器幣有差
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段少連為兩浙轉運副使
舊使者所至郡縣索簿書不暇彈閱往委之吏胥持以為
貸少連命郡縣上簿書悉緘識遇事間指取一二自閱摘其
非是者按之餘不及閱者全緘識以還由是吏不能為奸而
州縣簿書莫敢不治部吏有過名詰曰聞子所為若此有之
乎有當告我容汝自新苟以為無我不使善人被謗即為

汝辨明矣更不敢欺皆以實對少連每得其情諄：戒飭使
去後有能自改過者猶保任之秀州獄死無罪人時少連在
抗吏畏恐聚謀偽為死者無罪款未及綴屬少連已拏身入
城訊獄吏具服請罪以為神明是時龍圖閣直學士鄭向守
抗無治才訟者不服往：自州出徑趨少連少連一言處決
莫不盡其理向陳留人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七十六之二

仁宗皇帝紀十三之二

景祐二年秋七月甲申詔特賜寇準謚曰忠愍 丙戌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 壬辰詔吏部流內銓選人歷任嘗有過者毋得更名 戊戌羣臣請上尊號曰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仁孝德表五上從之 庚子侍御史曹修睦言李照所改歷代樂頗為迂誕而其費甚廣請付有司按劾之 帝以照所作鐘磬頗與衆音相諧但罷其增造仍詔諭修睦知杭州鄭向言鎮東節度推官阮逸頗通音律上其所撰樂論十二篇并律管十三詔令逸赴闕 癸卯詔選人入為諸王宮教授外任成資者二年與京官未成資三年與幕職官又二年與京官先是修撰樂書所上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擊又無三鼗且舊用諸鼓率多陋敝于是敕馮元等詳典故甲辰元等言建鼓四今皆具而不擊別設四散鼓于縣間擊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書監尹拙上言散鼓不詳所置之由且于古無文去之便時雖奏可而散鼓于今仍在又雷鼓靈鼓路鼓雖擊之皆不成聲故常賴散鼓以為樂節而雷鼗靈鼗路鼗闕而未制今既修正雅樂謂宜申飭大匠改作諸鼓使擊考有聲及創為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鼗四散鼓如乾德詔書奏可時有上言以為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載考擊之法而大樂所製以柱貫中故擊之無聲更令改造山趺上出雲以承鼓刻龍以飾柱面各一工擊鼓一上左執鼗以先引凡圜丘降神 初八面加三擊椎而左旋三步則止三者取陽數也又再擊以為節率以此法至六成靈鼓路鼓亦如之建鼓植于四隅皆有左鞞右應乾隅左鞞應鐘亥之位也中鼓黃鍾子之位也右應大呂丑之位

至于千刺為兵詔可又詔京城持杖竊盜得財為錢四千亦刺為兵自是盜法惟京城加重餘視舊法益寬矣 辛酉

上作警嚴曲付太常隸習名曰振容歌後李照之請也尋又以振容于義無取改名奉禮改名奉禮在十月有司言修

制皇帝尊號冊寶請用純金從之二年正月十七日庚寅明通乙巳崇政殿召輔臣觀新樂 上出雙鳳觀下太常隸習

之其制合二管以足律聲管端刻饒雙鳳施兩簧為時又出兩儀琴及十二絃琴二種以備雅樂而儀琴者施兩弦十二

絃琴如常琴之制而增其絃以象律呂之數又敕更造七絃琴九絃琴皆令圓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之 命李

照同修樂書 辛未詔薦獻景靈宮朝饗太廟郊祀天地自今同日受誓戒始用王曾之言也 丙子詔入內內侍省同

禮院裁定衮冕制度仍先繪圖以聞以舊所服衮冕華飾太甚欲簡從質故也 丁丑內出景祐樂髓新經六篇賜羣臣

其一釋十二均二明所主事三辨音聲四圖律呂相坐并祭天地宗廟所用律及陰陽所配五十二管之長短六歷代度

量衡皆本之于陰陽配之于四時建之于日月通之于鞞竺演之于壬式遁甲之法 己卯右諫議大夫知兗州孔道輔

為龍圖閣直學士時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 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以命道輔議

者因是知前日之斥果非 上意也初命朝臣為江浙荆湖福建廣南等路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公事其俸賜恩例並與

提點刑獄同詔同實錄在十月乙丑今并書實錄是月已卯刑書徒之楚州治田員外郎魏鑄為江浙荆湖福建廣南等路

提點刑獄同詔同實錄在十月乙丑今并書實錄是月已卯刑坑冶鑄錢別置官然兩朝國史更俟考詳 會要景祐五年提點

使月詔復置中揚告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茶鹽稅都大發

運使提點鑄錢事其提點鑄錢魏兼轉運判官周陵令赴關
合行事件三司限十日學畫條奏以聞先是詔罷制置發運
鑄錢判官一員鑄錢亦別設官上言者屢稱不便故復置焉

九月辛巳朔李照言今太常所用祝旗四面皆西時卉未

合古制請易以青龍朱雀保蟲白帟元龜以配五方後之照
又與鄧保信新作銅方響五架詔教坊準其聲以授諸器物
照既定雅樂而聲極下故又置燕樂之器欲寫其聲已而樂
工以為不可施用罷之 隋置內宮縣二十四簾以磬代鑄

鐘而去建鼓唐武后稱制改用鑄因而莫革及是詔訪馮元
等四大磬應何法考擊何禮應用癸未元等具言古者特磬
以代鑄磬本施內宮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繼有因革 先皇

帝東禪梁甫西瘞汾壤並仍舊章陳于縣奏若其所用告禮
則中宮之縣祀禮則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蠶今之奉慈廟后
廟皆應陳設宮縣則三十六簾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擊

卷七十一

四

之法謂宜同于鑄鐘比緣詔旨不但循環玄擊而立依均合
曲之制則特磬固應不出本均與編磬相應為之樂節也詔
可 辛卯詔員外郎以上知諫院自今遇大禮許任子一人

壬辰詔翰林學士張觀等判定前漢書下國子監頒行前
代經史皆以紙素傳寫雖有舛誤然尚可參讐至五代官始
用墨板摹印六經誠欲一其文字使學者不惑 太宗朝又

摹印司馬遷班固范曄諸史與六經皆傳于是世之寫本悉
不用然墨板訛駁初不是正而後學者更無它本可以刊驗
會秘書丞徐靖建言前漢書官本謬誤請行刊正詔請及國

子監直講王洙盡取秘閣古本對校踰年乃上漢書刊誤三
十卷至是改舊摹本以從新校然猶有未盡而司馬遷范曄
等史尤脫亂惜其後不復有古本可是正也 己未詔同天

監製百刻水秤以測候晝夜 丁酉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

李照為刑部員外郎賜三品服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鄧
保信為禮賓副使以造新樂成也其餘修製官屬諸工凡七
百餘人悉遷補有差初照謂舊樂聲高乃以太府尺為法實
比古一尺二寸有奇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所定黃鐘律八
聲極下樂工歌其韻中無射倍聲又鏡破舊鐘磬欲一用新
器 上時博求知音者聽照所言 音官樂工雖知其不可
而不敢非之又因入內副都知閻文應推言其功故特改官
起五月造至八月成金石七縣而照自造新樂笙等琴瑟笛
箏篳篥等十二種皆不可施詔但存大笙大等二種而已必照
謂分箏篳乃函詩所謂葦管也詩云一之日臧發二之日栗
烈且今箏篳首伶人謂之葦子其名出此于是製大管箏篳
為雅樂識者嗤之 工部侍郎天章閣待制劉隨年擢待制
未旬日也隨與孔道輔曹修古同時為言事官皆以清直聞
臨事明銳敢行蜀人以為水晶燈籠始契丹還會賤之而官
收所得馬十五乘及是 帝憐其貧賜其家錢六十萬 壬
寅御崇政殿按新樂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大臣與觀焉 賜
鄭州學田五頃 初諸王邸散居都城過從有禁非朝謁從
祠不得會見己酉詔即玉清昭應宮舊地建宮合十位聚居
賜名睦親宅命三司使程琳提其事入內副都知閻文應等
典領工作 叅知政事宋綬上所編修中書摠例四百一十
九冊降詔褒諭堂候官以下賜器幣有差先是呂夷簡奏令
綬為此既而謂人曰自我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為宰
相矣 皇祐五年十月續編 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宗祏所上大
樂圖義其論武舞所執九器經禮但舉其凡而不著其用後
先故旅進葦作而無終始之別且鼗也者所謂導舞也鐃者
所謂通鼓也鐃者所謂和鼓也鏡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

輔樂也雅者所謂陔步也寧有導舞方始而參以止鼓止鼓既搖而亂以通鐸臣謂當舞入之時右執干右執戚離為八列別使工人執旌最前鼗鐸以發之鐸以和之左執相以輔之右執雅以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鈺以退行列蔡雅以陔步舞鼗鐸鐸相皆罷而不作如此庶協舞儀請如初所論奏可按得象等所言乃初大樂圖義論武舞所執九器先後論別本或有不餘字恐誤今不取冬十月辛亥朔復置朝集院以待外官之還京師者 壬子許蔡州立學 蔡州言左武衛大將軍分司西京石普卒普僮有膽略凡預討伐聞敵所在即馳赴之兩年蜀盜大小數百戰摧鋒與賊角衆推其勇頗通兵書陰陽六甲星曆推步之術 太宗嘗曰普性剛鷲與諸將少合然藉其善戰每厚遇之嘗令善工製金帶普時帶御器械方侍立輒進曰願以賜臣帝即予之既坐罪遇廢 太宗忌

日必盡室詣佛寺齋薦以為常都大提舉館閣書籍所上校勘兩庫經史凡八千四百三十五卷賜校勘官以下器幣有差 癸亥復置羣牧制置使仍詔自今止以同知樞密院或副使兼領之明道二年五月十二日罷今復置寶元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又罷尋復置禮院言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何休范甯等咸謂不言侑者明侑則干舞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江左宋建平王宏皆據以為飾故章太后廟獨用文舞至唐垂拱以來中宮之縣既用鐃鐘其後相承故儀坤等廟獻武舞備金石之樂尤為失禮前詔儀奉慈之樂有司援舊典已用特磬代鐃鐘取陰教尚柔以靜為體今樂去大鐘而舞進干盾頤戾經誼請上用文德之舞奏可 上封者言諸路歲以緡錢輸京師致四方錢重而貨輕丁卯詔江東五萬緡自今並市紬絹福建廣東各十萬廣西八萬並市銀上供淮南湖

北各五萬兩浙五萬五千輸緡錢如故 己巳出內藏庫緡
錢七十萬左藏五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軍儲 許蘇州立
學仍給田五頃 辛未知樞密王隨上傳燈玉英集注乞募
印頒行從之 十一月辛巳朔以應天府書院為府學仍給
田十頃 戊子金庭教主冲靜元師郭氏薨后之獲罪也
上直以一時之忿且為闕文應等所譖故廢之既而悔之后
居瑤華宮 上屢遣使勞問于是又為樂府詞以賜后后和
荅語甚悽愴文應大懼會后小疾文應與太醫診視遷嘉慶
院數日遽不起中外疑文應進毒然不得其實時 上致齋
南郊不即以聞及聞深悼之詔以后禮葬其兄西京左藏庫
副使昌州刺史中和遷昌州團練使內殿崇班閻門祇候中
庸遣禮賓副使度支判官右正言直集賢院王克臣請推舉
左右侍醫者不報此據國史并記聞 南郊大禮使呂夷簡言宗室

詣中書誓戒不至者六十餘人詔勿以陪位 癸巳詔饗景

靈宮 甲午饗太廟及奉慈廟 乙未祀天地于園丘以

太祖 太宗 真宗並配大赦錄唐梁後唐晉漢周及諸偽

國後建隆以來臣僚將校于戰陣無子孫食祿者于所屬自

言宗室並與轉官仍自諸使以下至殿直皆以換西班官

合審刑院大理寺別減定配隸刑名為勅五卷會要五年十

定勅此五卷 放并州永州監鹽戶積欠鹽七萬七千七百餘石

乙巳封宰臣呂夷簡為申國公王曾為沂國公 荆王元

儼為荆南淮南節度大使行荊州揚州牧仍賜入朝不趨二

州牧自元儼始武勝節度使德文同平章事 上以德文屬

尊常稱曰五相公而不名安化留後允讓為寧江節度使允

讓元份第三子也 上之幼也 真宗擇宗室子年相若聰

悟可親者與遊召允讓入禁中旦暮誦讀共學凡動作燕嬉

無一不中節及 上出閣始用雲韶樂導送允讓歸外邸云

丙午宗子諸司使領諸州刺史者十三人換諸衛大將軍

領諸州團練使諸司使十九人換諸衛大將軍領諸州刺史

諸司副使十九人換諸衛大將軍內殿承制以下一百三十

人並為將軍率府率副用乙未赦書也先是宗子無遷官法

唯遇稀曠大禮則普遷一官及南郊並備三聖宗子皆上表

乞推恩故為此制舊自借職十遷乃至諸司副使今副率四

遷即遙領刺史八遷即為節度使云 宗子換官姓名實錄與

見之元上體不安故懼乞讓管勾宗正司數記聞載呂申公當國

申公之策也故時自領借職十倍于舊國用蓋而班官自率

為患按及宗子不豫乃去年八月其九月即康復然則允讓管

官得其實允讓管勾宗正司當從實錄心史筆談云宗子換南

官世傳王正為宰相日始開此議不然也故事宗子無遷班

官宗室惟遇稀曠大禮乞推恩使諸王宮教司初定祖宗並配南

宰相王沂公問前日宗室乞遷官表何人所為約未測其意

目答以不知歸而思之恐事窮且得罪再詰相沂公詞耳

再如嘉慶徐曰已得旨別有措置更數日當有指揮使遂

有制諸子受以千緡初除小將軍凡八子與親舊司嘗出

定稿示百官表獨稱南班官當考 十二月昭宣使恩州團練

西班官百官表獨稱南班官當考 十二月昭宣使恩州團練

使入內都知閣文應領嘉州防禦使落都都知為秦州鈐

轄尋改鄆州鈐轄月癸丑今鈐轄在此其子入內供奉官勾當

御藥院士良為內殿崇班罷御藥院時諫官姚仲謀高若訥

劾文應方命宿齋太廟而文應叱醫官聲聞行在郭皇后暴

薨中外莫不疑文應置毒者請并士良出之故有是命文應

又稱疾願留仲孫復論奏文應乃文應專恣亟去事多矯旨

付外執政不敢違天章閣待制范仲淹將劾奏其罪即不食

悉以家事屬其長子曰吾不勝必死之 上卒聽仲淹言竄

文應嶺南尋死于道 竄閣文應嶺南尋死于道此據富弼所

作墓誌按閣文應景祐二年十一月辛

亥日改入內都知以昭宣使領嘉州防禦使為秦州鈴轄後

兩日改入內都知以昭宣使領嘉州防禦使為秦州鈴轄後

贈州鈴轄百官表同寶年二年九月癸卯文應卒此據百官表

不從弼墓誌也今趙元昊遣蘇奴兒將兵二萬五千攻唃

廝囉敗死畧盡蘇奴兒被執元昊自率眾攻鞏牛城一月不

下既而詐約和城乃開大縱殺戮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帶星

嶺諸城唃廝囉部將安子羅以兵十萬絕歸路元昊晝夜戰

二百餘日子羅敗兵溺宗哥河及飢死過半元昊又嘗

侵唃廝囉并兵臨河湟廝囉知寘不敵壁鄯州不出其陰間

元昊頗得其虛實元昊已渡河插旗幟志其淺廝囉潛使人

移植深處以誤元昊及大戰元昊潰而歸士視幟渡溺死十

八九所鹵獲甚眾唃廝囉來獻朝廷議加廝囉節度使同

知樞密院韓億以謂二虜皆藩臣今不能諭令解仇乃令捷

加賞非所以服四夷也議遂寢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

范仲淹為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

宰相陰使人諷之曰待制待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論思政

侍臣職予敢不勉宰相知其不可誘乃命知開封欲撓以煩

劇使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亟罷去仲淹處之彌月京邑肅

然稱治甲子左侍禁桑懌為閤門祇候賞平蠻獠之功也

懌辭不受請推其賞以歸己上者不許或譏懌好名懌嘆曰

士顧其心何如尔當自信其心以行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

為也乙丑贈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秘書監楊徽之

為太子太師謚文莊徽之嘗侍真宗藩邸初贈尚書叅知政

事宋綬其外孫也為請而加贈之許孟州立學仍給田五

頃太平興國三年初以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宜襲封文宣

公宜死于雍熙三年至道末乃以宜子延世襲封延世卒于

景德初子聖祐尚幼天禧五年始命聖祐襲封聖祐卒且十

年無子遂除襲封彭城顏太初因許希請立扁鵲廟作詩指
除襲封事諷在位者得路及忘先師又致書叅知政事蔡齊
齊為言于上辛未詔聖祐弟北海縣尉宗愿為國子監主
簿襲封文宣公癸酉詔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御史中丞
杜衍知制誥李昉編次赦書所訪唐五代諸國及本朝臣僚
子孫以名聞先是御史臺辟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
介上疏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偽國後不合意罷不召館
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中丞杜衍曰介一賤士用不用當否
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也動舉主簿于臺中非言事官然
大抵居臺中者必以心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介足未履臺
門之闕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
才不止為主簿直可為御史也今斥介而他舉必不擇賢而
舉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有言則又斥而無他舉乎如
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卒不能用太子中允
知淮陽軍梁適亦上疏論朱全忠唐之賊臣今錄其後不可
以為勸上是其言記適姓名于禁中尋召為審刑院詳議
官適顯之子也是歲契丹主加號文武聖神昭孝皇帝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七十七之一

仁宗皇帝紀十四之一

景祐三年春正月戊子命知樞密院事李諮參知政事蔡齊三司使程琳御史中丞杜衍知制誥丁度同議茶法詔以前坐變法得罪固辭不許時三司使孫居中言自天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復類乾興以前蠹耗縣官請復行見前法度支副使楊偕亦陳說法而十二害見錢法十二利以謂止用三說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贍一歲邊計故命詔等更議仍令召商人至三司訪以利害壬辰追冊故金庭教主冲靜元師郭氏為皇后命知制誥丁度內侍押班藍元用同護葬事尋詔中書門下停其謚冊祔廟丁酉葬于奉先資福院側鹵簿儀物並用孝帝皇后故事時上元節有司張燈俟乘輿出右正言王堯臣言后已復位號今方在殯不當遊幸同知禮院王拱辰亦以為言帝為罷奠日張燈

乙巳賈昌朝言得幸臣侍經禁中陛下每以清閒之燕嚮學稽古微言善道取高前聖事在雙日杳隔嚴宸時政記史館日曆及起居注莫得纂述臣自景祐元年春迄二年冬凡書筵侍臣出處并緘封章進對燕會賜與皆用存記列為二卷乞送史館詔以適英延義二閣記注為名命章得象等接續

修纂丙午四方館使榮州刺史夏元亨言閣門儀制自大中祥符中陳彭年定後續降詔勅或有重複詳請復編次之命學士承旨章得象知制誥李淑同詳定成康既讞四月修卷客省條例七卷四方館條例一卷己酉許洪州密州立學仍各賜田五頃

二月庚戌朔詔宗室諸衛大將軍領刺史者其妻遇南郊許奏親兄弟及兄弟之子與茶酒班殿侍未領刺史者止許奏兄弟與下班殿侍上以三司胥吏猥多或老疾不知書

計詔御史中丞杜衍入內押班岑守素與奪司差擇之事在去

九月己酉 已而三司後行朱正周貴李逢年等數百人輒

相率詣宰相呂夷簡第宣訴夷簡拒不見又詣王曾第曾以

美言論因使列狀自陳既又詣衍第投瓦礫而且言因衍上

言致朝廷議欲揀汰又各持料錢曆欲自毀裂肆醜言乃去

明日衍請對下有司推究而曾具得其姓名乙卯正貴杖脊

配沙門島逢吉等二十二人決配遠惡州軍牢城其為從者

皆勒停連去年九月及今 丙辰詔翰林學士馮元禮賓使

鄧保信與鎮江節度推官阮逸湖州鄉貢進士胡瑗較定舊

鐘律瑗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前知蘇州薦瑗知

音白衣召對崇政殿與逸俱命 又命章得象等重定刻漏

水秤既而得象等言水行有遲速請增置平水壺一渴烏二

晝夜箭二十一從之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開封扈偁言京

師天下之本而士民僭侈無法室居服玩競為華靡珠璣金

翠照耀路衢一襲衣其直不啻千萬請條約之壬戌詔兩制

與禮院同詳定以聞 甲子命崇政殿說書賈昌朝王宗道

同編次 太宗尹京日押字時范仲淹權知開封府上 太

宗所判案牘故令昌朝等編次四年十一月昌朝等編次成

書凡七百一十卷 三月壬辰以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張

宗象兼管勾秦隴鳳階成州鳳翔府路駐泊軍馬秦隴鳳階

成州鳳翔府自為一路從此始 癸巳許潞州常州立學

乙未御崇政殿召輔臣觀所定鐘律 丙申詔比訪天下善

候氣及曉鐘律之人未有應書者其令所在更博求之 翰

林侍講學士馮元等上稭黍新尺別為鐘磬各一架 戊戌

詔曰致仕官舊皆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

以遇高年養廉恥也自今大兩省大鄉監正副使閣門使以

上致仕給俸如分司官長吏歲時以朕意勞賜之 權判戶部勾院葉清臣請弛茶禁以歲所課均賦廓鄉村人戶其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充財臣兼利草茅木葉私不得專封園置吏隨處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黜流日報踰冒不悛誠有厚利無貲能濟國用聖仁恤隱矜赦無辜又將弛禁緩刑為民除害度支費用甚大權易所收甚薄剗割園戶資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虛張名數刻蠹黎元建國以來法弊輒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為國之實皆商人協計倒持利權俾在更張倍求苛羨富人豪族坐以賈贏販下估日皆賸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臣竊嘗校計茶利歲入以景祐元年為率除奉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奉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今天下通商祇收稅錢自及倍數即權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況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權易之官不與輦運之勞不濫徒黥之辟臣聞生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議者謂權賣有定率征稅無彛准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鉄法計受賦茶為人用與鹽鉄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出數錢人不厭取景祐元年天下戶二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為產茶州軍內郭鄉又居五分之一丁賦錢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產茶州軍郭鄉村鄉如前許之又第損十錢歲計已及緡錢四十餘萬權茶之利凡止五十餘萬緡通商收稅且以三倍舊稅為率可得一百七十餘萬緡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百一十餘萬緡或更于收稅則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鮮所聚

愈厚比于官自權易驅民就刑利病相湏炳然可察 詔三
司與詳定所相度以聞皆以為不可行及嘉祐四年卒行之

清臣又嘗請遣使巡行天下知民疾苦察吏能否與太學

選置博士許公卿大臣子弟補學生重縣令諸科舉人取明

大義責以策問省派外官無得入仕聽武臣終三年之喪罷

度僧廢請經一業訓兵練將謹出令簡條約凡九事 是月

李諮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鬻粟實錢售茶皆如

天聖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交引鋪為之

保任并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賈率多邀求三

司吏稽留為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趣權貨務驗實立償

之償錢初孫奭等雖增商人入錢之數而猶以為利薄故競市

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真縣官日以侵削京師少畜

藏至是諮等又請視天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

增直亦視天聖元年數第加三百詔皆可之又詔前已用虛

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景祐二年已前茶既而諮等又言

天聖四年嘗許陝西入中願得茶者每錢十萬在所給券徑

赴東南受茶十一萬一千茶商利之爭欲售陝西券故不復

入錢京師請禁止并言商人輸錢五分餘為置籍召保期年

半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輸五分錢召保立限見實

志附 詔等復言奭等變法歲損利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

年至景祐二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緣邊十六州軍入中虛

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

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諭于是 帝為下詔戒敕而縣官

濫費自此少矣三月癸巳復行見錢法罷交引至申權貨務

引並赴京師十二月禁豪商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乙亥

許衡州立學 五月戊寅朔范仲淹言臣近親奉德音以孔

道輔曾言遷都西洛臣謂未可也國家太平豈可有遷都之議但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之固邊方不寧則可退守然彼空虛已久絕無儲積急難之時將何以備宜托名將有朝陵之行漸營廩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正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之謂也先王修德以服遠人然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陛下內惟修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亦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道也伏望聖慈未煩公議且留聖意可矣

據范仲淹乞修京城劉景祐三年五月初

月以龍直

庚辰購求館閣逸書

丙戌天章閣待制權知

開封府范仲淹落職知饒州仲淹言事無所避大臣權倖多忌惡之時呂夷簡執政進者往出其門仲淹言官人之法

卷之二十一

二

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也夷簡滋不悅帝嘗以遷都事訪諸夷簡夷簡曰仲淹迂濶務名無實仲淹聞之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言漢成帝信張彘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為小以易為難以未成為已成以急務為閑務者不可不早辨也夷簡大怒以仲淹語辨于帝前且訴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仲淹亦交章對訴辭愈切由是降黜侍御史韓瀆希夷簡意請以仲淹朋黨勝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後之時治朋黨方急士大夫畏宰相少肯送仲淹者天章閣待制李紘集賢校理王質皆載酒往餞質又獨留語數夕或以謂質曰希文賢者

得為朋黨幸矣質嘗知蔡州州人歲時祀吳元濟質曰安有
逆醜而廟食于民者毀之為更立狄仁傑李愬像而祠之蔡
人至今號雙廟李愬送仲淹附傳有戊子同知樞密院事

韓億言昨蒙宣諭范仲淹嘗密薦臣臣自歷周行惟屬忠朴

宸聰過聽擢贊樞密未嘗涉明比之迹結左右之容况臣與

仲淹既非姻親又非故舊緣何契義輒有薦論若仲淹舉臣

以公則臣素無交託伏望曲照孤衷免嬰浮議必若以臣備

位無補即進退之際惟陛下裁賜 帝優詔荅之 許許州

立學 范仲淹既貶諫官御史莫敢言秘書丞集賢校理余

靖言仲淹前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猶以其合典禮

故加優獎今坐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倘其言未協聖慮在陛

下聽與未聽爾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

昭論將以魯肅為粗疎漢王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為猜豈損

盛德陛下自專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致也請速

改前命壬辰靖落職監筠州酒稅 許潤州立學 詔都進

奏院自今內外臣僚聽以家書附遞 乙未貶太子中允館

閣校勘尹洙為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先是洙上

書臣常以范仲淹直諫不回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去

臣亦被薦論仲淹既以朋黨得罪臣固當從坐雖國恩寬貸

無所指名臣內省于心有覲面目况余靖素與仲淹分疎猶

以朋黨得罪臣不可幸于司免乞從降黜以明憲典宰相怒

遂逐之 戊戌貶鎮南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歐陽修為夷

陵縣令初右司諫高若訥言范仲淹貶職之後臣諸處察訪

端由參聽所聞與勅榜中意頗同固不敢妄有營救今歐陽

修移書抵臣言仲淹平生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与比者責

臣不能辨仲淹非辜猶能召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

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仍言今日天子與宰相以
迂意逐賢臣不得言臣謂賢人者國家職恃以為治也若
陛下以迂意逐臣之合諫宰相以迂意逐臣之合爭臣愚以
謂范仲淹須以論事切直亟加進用今茲狂言自取譴辱豈
得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謂天子以迂意逐賢人所損不細
請令有司召修戒諭免惑衆聽因繳進修書修坐是貶西京
留守推官仙遊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于時四賢指仲淹
請洙修不肖斥若訥也泗州通判陳恢尋上章乞根究作詩
者罪左司諫韓琦劾恢越職希恩宜重行貶黜庶絕姦諛不
報而襄事亦寢光祿寺主簿蘇舜欽上疏言歷觀前代聖
神之君好聞讜論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匿不可以遍照故
無間愚賤之言擇而用之然後朝無遺政摠無遁情雖有佞
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觀丁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

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出于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
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運對置函設直言極諫科
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
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
蔽君自任未或不已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即獲
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
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
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
之意而皆懼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
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
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
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內刑是陳武帝聽三老之議而
江充以族內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耄踈隔之至也

豈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為驚惶觀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于采納下及窮巷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勝未削欺罔成風則不惟堂下遠于千里竊恐指鹿為馬之事復見于今朝矣國史及傳

稱乙亥詔書誤也今改之舜欽集云此疏以五月二十八日
上今附見月未按景祐元年舜欽登第授光祿主簿知蒙城
縣二年正月丁父憂三年五月上此疏居喪一
年後爾冒哀論事前賢不以為譏何哉當考
六月戊申

朔許越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壬子許階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丙辰以新修樂書為景祐廣樂記 壬戌禁以鹿胎皮為冠 甲子許真定府博州郟州立學各給田五頃 丙寅

禮賓副使鄧保信上所製樂尺并龠且言其法本漢志可用合律度量衡詔馮元鼎冠卿宗初同較定以聞 甲戌工部

卷之七十七

八

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司馬池言文武官年及七十者乞並令自陳致仕依舊敕與一子官如各司給全俸及其已陳許御史臺糾察以聞特令致仕更不與子官及全俸其自曾自陳有詔特留者不在此限所貴減冗員屬曠職仍乞文臣下審官院依舊逐旋供報并幾家狀赴臺武臣下樞密宣徽院準此其外處以勅到日為始限滿不陳乞者亦許御史臺糾舉詔勝朝堂 秋七月己卯新作延寧觀 本主中正舊第保慶太后出奩中物市其地而建之初有詔罷修寺觀及是諫官御史以為言 帝謂輔臣曰此 太后奩中物爾諫官御史欲邀名耶叅知政事宋綬進曰彼豈知 太后所為但見興土木違近詔即論奏之且事有疑似猶指以為過或陛下有大闕失近臣雖不言自亦傳聞四方為聖政之累何可忽也 太祖嘗謂唐太宗為諫者所詆不以為媿何若動不

過舉使無得而言哉朝廷已行之命唯陛下守之自己無令
有以取名也 初孫奭領太常以國朝典禮倣唐王涇撰崇
祀錄二十卷未奏而卒其子殿中丞瑜表上之詔送史館

乙酉翰林侍講學士馮元獻金華五箴降詔褒答 丁亥工
部郎中王軫直秘閣軫上所撰五朝春秋二十五卷特擢之

禁民間私寫編敕刑書及母得鏤板 戊子翰林侍講學

士兼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馮元度支判官工部郎中集賢
校理同修起居注聶冠卿太常博士直史館宋初等上景祐

廣樂記八十一卷己丑以元為戶部侍郎冠卿為刑部郎中

直集賢院初為工部郎中唐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孫

中上所撰五代紀七十七卷降詔褒答 乙未初置太宗正

事以寧江節度使允讓知太宗正事彰化留後守節同知太

宗正事仍賜器幣襲金帶鞍馬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居睦

親宅故于 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違失凡宗族之

政令皆闕掌奏事毋得專達先詳是可否以聞記闕載允讓

己于二年十一月宗室改西班官時辨之本志云景祐

二年置太宗正司會要云慶曆初置太宗正司並誤也 己

亥命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偁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

韓琦同詳定忝尺鐘律還盧多遜家懷州所沒田宅 庚子

太平興國寺灾是夕大雨震雷火起寺閣中燔開先殿及寺

舍數百楹 朝廷始議修復火所焚處崇政殿說書賈昌朝

言易震卦之象曰震雷君子以恐懼修省凡六爻之旨皆以

能自戒懼乃免咎責春秋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灾竊惟近

年寺觀屢灾此殆天示譴告可勿繕治以示畏天戒愛人力

之意從之 泗州新作普濟院成詔給田十頃 保慶太后

施錢所建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七十七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七十七之二

仁宗皇帝紀十四之二

景祐三年八月戊申徙陝西都轉運使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王公知滑州先是朝廷將減戎卒就食內地詔與知州部署鈐轄等議公即議減卒數萬知樞密院李詔以為不可復下緣邊都監議公上疏曰兵機當在廊廟之上家屋宇非小人裁詔怒其言奏罷之己酉詔天下士庶之家^{屋宇}取^非邸店樓閣臨街市毋得為四鋪作及闕八非品官毋得起門屋非宮室寺觀毋得綵繪棟宇及間朱黑漆梁柱牕牖雕鏤礎凡器用毋得表裏用朱漆金漆下毋得襯朱非三品以上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用金釵器具用銀釵者毋得塗金非宮禁毋得用玳瑁酒食器若純金器嘗受上賜者聽用之命婦許以金為首飾釵簪釧纏耳環仍毋得為牙魚飛魚奇巧飛動若龍形其用銀毋得塗金非命婦之家毋得衣珠玉凡幃幔帝幕簾旗牀襦毋得純錦編綉宗室戚里茶擔食合毋得覆以緋紅貴族所乘車毋得用朱漆及五綵繪許用黑漆而間以五采民家毋得肩輿及以銀樞導後肩輿毋得過二人非四品以上官毋得服金帶嘗受賜者聽服非五品以上毋得乘鬧裝銀鞍其乘金塗銀裝條促結鞍轡者自文武外朝官及內職禁軍指揮使諸班廂軍都虞候防團副使以上聽之亦得毋以蓋為條白及為鞞轡民庶用羶皮純紬羶京官任通判以上者許權依升朝官例違者物主工匠論違制上匠黥隸他州募告者賞錢五萬其過百日而不變毀者坐之宣徽院御史臺閣門左右金吾街司開封府舉察上聞尋又詔官司所用銅器及鍮石為飾者毋得塗金許并州立學吏部流內銓詳定內外臣僚歲所舉幕職州縣官自今

待制觀察使以上舉三人知雜御史閤門使以上二人侍御
史諸司使以上一人其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即不限人數舊
當三人者止當一人仍須有本部監司長吏及通判薦舉者
始聽磨勘 甲戌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姚仲孫言
諫議大夫以諫諍名官蓋朝廷之選不可以歲月序遷今諫
議大夫十二員諸寺卿至前行郎中三十五員帶近職者不
在茲數若皆以年勞可進恐五七年間諫議大夫員益多望
自今擇雅有時望者除之餘至于卿監中遷授詔當除者具
履歷資序奏裁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言樂音之起生于人
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于物則噍殺啾緩之聲隨而應之
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之對齊
宣王亦云今樂猶古之樂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唐太
宗聽祖孝孫樂乃謂禮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治之隆替
亦不由此魏公對以樂在人和不由音調而皆述樂之至言
也臣奉詔與丁度等詳定阮逸胡瑗鄧保信所造鐘律粗考
前志參驗今法二家之說差舛未安蓋阮逸之主分方保信
之用長棗質之典據悉無所聞伏自 祖宗以來通用王朴
之樂未嘗更易以至天下無事垂八十載為樂之用非不如
也頃燕肅妄加磨摠適會李照至關謂其音未諧陛下再加
練覈許之改作洎逸瑗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則又
違禁乖古保信續上新法亦以長廣未合竊以 祖宗舊典
遵用已久屬者徇一臣之偏議變數朝之同律賜金賜秩優
賞其勞曾未周歲又將易制臣慮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不
惟有傷國體實亦虛費邦用歷觀前代議樂古之管人尚存
而猶是非紛紛累年方就未見若今之速而易也臣竊計之
不若窮作樂之源為致治本使政令平簡民純熙而洽海內

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就達
其源又當究今之所急者且西北二垂久弛邊備犬戎之性
豈能常保此陛下與左右大臣宵旰所慮宜先及之緩茲求
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急其所急在理為長請下有司且記
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鐘磬權量存而未行再訪天下有精
曉音律者俾之詳正而後施行 二年詔無至者則將王朴
逸瑗保信三法別詔稽古之臣取其中合典志者以備雅奏
固亦未晚詔丁度等速詳定以聞 九月丙子朔司天監丞
邢中和上所藏古今天文格子圖 庚辰幸睦親宅燕宗室
及從官賜宗室器幣有差時儒臣多為賦頌以獻者 許絳
州立學 丁亥詳定黍尺鐘律丁度等言鄧保信所製尺用
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而成又律管一據尺裁九十
黍之長空徑三分圍九分容秬黍千二百遂用黍長為分再
累成尺校保信尺律不同其龠合升斗深濶推以筭法類皆
差舛不同周漢量同阮逸胡瑗所製亦上黨秬黍中者累廣
求尺制黃鐘之律今用再累成尺比逸瑗所製又復不同至
于律管龠合升斗斛豆區輔亦率類是蓋黍有濶長大小而
保信所用者圓黍有首尾相銜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之即
不同尺既有差故難以定鐘磬謹詳古今之製自晉至隋累
黍之法但求尺管不以權量黍校故歷代黃鐘之管容黍之
數不同惟後周掘地得古玉斗據斗造律兼制權量亦不同
周漢制度故漢志有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說悲起于
黃鐘今欲數器之制參伍無失則班志積分之法為近逸等
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自戾本法保信黍尺以長為分雖合
後魏公孫崇所說然當時已不施用况保信今尺以圓黍累
之及首尾相銜又與實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其量器分寸

既不合古即權衡之法不可獨用詔悉罷之又詔度等詳定
太府寺并保信逸通瑗所制四尺度等言尺度之興尚矣周官
璧羨以起度廣竟八寸袤一寸禮記布手為尺淮南子十二
粟為寸孫子十厘為分十分為寸雖存異說莫可適從後漢
志元始中台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劉歆典領之是時
周滅二百餘年古之律度當有存者以歆之博貫藝文曉達
曆筭有所制作宜不凡近其審度之法云一黍之廣為分十
分為寸十寸為尺先儒訓解經籍多引以為義曆世祖襲著
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境肥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
取黍校驗亦復不齊是蓋天之生物理均一古之立法存其
大概尔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黍校焉晉
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尺度以調鐘律是為晉之前尺公
曾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立三曰

西京銅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

尺當時公曾尺揆校古器與本銘寸尺無差前史稱其用意
精密隨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晉之前尺為本以
其與姬周之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合竊惟周漢二代
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氏鑄毀金石典正之物
罕復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冊可以酬驗者惟有法
錢而已周之圜法曆載曠遠莫得而詳察之半兩實重八銖
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洎隋朝多
以五銖為號既歷代尺度屢改故大小輕重鮮有同者劉歆
制銅斛之世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鳳元年改鑄貨
布貨錢之類不聞後世復有鑄者烏丘等檢詳漢志通典唐
六典六大泉五十重十二朱徑一十二分錯刀鑲如大泉身
形如刀長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大寸五分廣一尺首

長八分有奇廣八分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圓好徑二分半
貨泉重五銖徑一寸今以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相參校
分寸正同或有小大輕重與本志微差者蓋當時盜鑄既多
不必皆中法度但當校其手足向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
用之則銅斛之尺從而可知矣况經籍制度皆起周世如劉
歆術業之博祖冲之筭數之荀公曾之詳密既合而周尺則
最為可法兼詳隋牛里仁等議稱後周太祖敕蘇綽造鉄尺
與宋尺同以銅鐘律以均田度地唐祖孝孫云隋平之後廢
周玉尺用此鉄尺律然此晉前尺長六分四釐今司天監景
表尺和峴所謂西京銅望臬者蓋以其洛都舊物也公曾所
用西京銅望臬者蓋西漢之初和峴謂洛陽西京乃唐都尔
今以貨布錯刀貨大泉等校之則景表尺長六分有奇畧合
宋周隋之尺由此論之銅斛與貨布等尺寸昭然可驗有唐
享國三百年其制作法度雖未逮周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
矣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為 太祖膺
圖受禪創制垂法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
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有
妙達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王朴律準尺比
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比景表尺加四分既前代未嘗施用
復經太祖朝更易其逸瑗信保照所用太府寺尺其制彌長
去古彌遠又逸進周禮度量法議欲先鑄嘉量然後取尺度
權衡其說踈舛不可依用謹考舊文再造景表尺一枚漢錢
尺二并大泉錯刀貨布貨錢泉摠十七枚上進詔度等以錢尺
景表尺各造曆管比驗逸瑗并太常新舊鐘磬考定音之高
下以聞度等言前承詔考太府等四尺定可用者止按典故
及以漢志古錢分寸參校景表尺略各宋周隋之尺謂宜準

景表尺施用今被旨造律管驗音高下非素所習乞別詔曉

音者摠領校定詔乃罷之而高若訥卒用漢貨泉度一寸依

隋書

定尺十五種上之藏于太常寺一銅赤晉尺同二晉田

父玉尺與梁法同比晉前尺為一尺七釐三梁表尺皆晉前

尺為一尺二分二厘一毫有奇四漢官尺比晉尺為一尺三

寸三分七厘五魏尺杜夔之所用也比晉前尺為一尺四分

七厘六晉後尺晉江東用之比前尺為一尺六分二厘七魏

前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一寸七厘八中尺比晉前尺為一尺

二寸一分一厘九後尺同隋開皇尺同市尺比晉前尺為一

尺二寸八分一厘十晉東魏後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三寸八

毫十一蔡邕銅龠赤後周玉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一寸五分

八厘十二宋氏尺與錢樂之渾天儀尺後周鍤尺同比晉前

尺為一尺六分四厘十三太府寺鈇尺制大樂所新造尺也

卷七十七

六

十四雜尺劉暉渾儀土圭尺也比晉前尺為一尺五分十五

梁朝俗尺比晉前尺為一尺七分一厘太常所掌又有後周

王朴律準尺比晉尺長二分一厘比梁表尺短一厘有司天

監景表尺比晉前尺長六分三厘同晉後尺有中黍尺亦制

樂所新造也 己丑出內藏庫緡錢五十萬下河北轉運司

市糴邊儲 賜河南府新修太室書院名曰嵩陽書院 庚

寅以潞王舊宅為嘉慶院舊嘉慶院為殿前都虞侯廨舍昭

成太子舊院為開封府司 辛卯召輔臣至迎英閣觀講書

詔淮南轉運使歲一詣闕奏事先是罷發運使及歲入奏計

至是祠部郎中楊告領轉運事請復之壬辰以鎮江節度推

官阮逸為鎮安節度掌書記知城父縣鄉貢進士胡瑗試校

書郎初召逸瑗作鐘磬律度按之雖與古多不合猶推恩而

遣之乙未以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崇政殿說書國子監

直講王宗道太常博士國子監說書兼丞事楊中和並為睦
親宅講書仍兼國子監講說睦親宅講書始此 冬十月乙
巳朔國子博士周越為膳部員外郎知國子監書學越上所
纂集古今人書并所更體法名曰書苑凡二十九卷特除之
越起弟也 甲寅命知制誥王舉正看詳編排三館秘閣書
籍 新作朝集院成詔常參官並以至開先後為次非自川
廣代還及服闋人無得占般家位仍令三司御史臺諫轄之
辛酉鎮國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上所纂天聖廣燈錄三
十卷請下傳法院經入藏經從之 乙丑御崇政殿觀三館
秘閣新校兩庫子弟書凡萬二千餘卷賜校勘并管勾使臣
書寫吏器幣有差遂賜輔臣兩制館閣官燕于崇文院 十
一月乙亥朔 許江州立學 戊寅保慶皇后崩始 上起
居飲食 后必與之俱所以擁佑扶持恩意勤備性慈仁謙
謹真過 帝嘗召其姪永節德見永禁中欲授諸司副使后
辭曰小兒豈勝大恩倘小官可也乃命病為左右侍禁莊獻
崩 后嗣享尊號 上奉牋稱臣民力固辭之又歲奉緡錢
二萬助湯沐 后復辭曰此皆出民力願留以贍軍 上不
從 上未有嗣 后從容勸上選宗室子養于宮中由是英
宗自宮即未齒齠養 后所后無疾而終殯于皇儀殿勅知
樞密院事王隨為園陵監護使禮官請為 后服總麻 帝
改用唐武宗服義安王太后故事加服小功以五日易月而
除不御前後殿朝凡八日不朝前殿四日 御素紗巾幘淺
黃袍黑革帶琇虞至禘奉慈廟始復常服內出緡錢千萬佐
園林費上謚曰莊惠祝冊文並稱孝子嗣皇帝 戊戌舒州
團練使楊景宗為成州防禦使景宗 太宗后從父弟也少
蒲博無賴客京師坐罪黥隸致遠務 后入宮為美人物色

得景宗奏脫兵籍授以官景宗性粗率于是入臨皇儀殿被酒誼諱右司諫韓琦請治其罪上以太后故不欲重貶但出景宗為兗州部署 己亥進封乳母崇國夫人許氏為齊國太夫人尋又加號曰永聖保壽 十二月戊申詔宣勅劄子非諸通達銀臺司毋得直下諸處初龍圖閣直學士李統領銀臺司具言宣敕劄子皆不經本司封駁之職遂廢不舉請用舊制申明之 己酉西平王趙元昊落起復 庚戌詔睦親宅講書王宗道揚中和赴北宅講書 丙寅戶部侍郎知樞密院事李諮卒 上幸其第臨奠輟視朝一日贈右僕射謚憲成諮性明辨周知世務其處煩常言閒暇吏不敢欺在樞府專務革濫賞以過僥倖其戎馬功簿之目能悉數 上前號為稱職初三班使臣七年乃磨勘李迪再入相奏減二年諮請自詔下經七年磨勘後乃新制事雖均已 然衆頗

怨之 丁卯奉國留後同知樞密院事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章得象同知樞密院事得象為人莊重度量宏廓初為揚德德所稱以為有公輔器或問之荅曰閩士多輕俠而得象渾厚有容此所以貴也嘗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罷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得宗諤銀一奩逾數月博又負即及奩于宗諤緘識未嘗發也在翰林十二年怡然自得莊獻太后臨朝宦官熾橫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嚴待之或不交一言識者以此稱焉 趙元昊自制蕃書十二卷字畫繁冗曲屈類符象教國人紀事悉用蕃書私改廣慶三年曰大慶元年再舉兵攻回紇陷瓜沙蘭三州盡有河西故地將謀入寇恐喃廝囉擬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南侵至馬銜山築城瓦川會留兵鎮守絕吐蕃與中國相通路沈行云

元昊叛其徒遇乞先創造蕃字獨在唐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
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胡禮自
稱大夏國史載用蕃書即改元大慶按大慶二年元昊遂改
天授理法廷祚元年今從國史以用蕃書附改元大慶時書
初喃厮囉娶李立遵女生二子曰瞎囉曰磨角嚕又娶喬氏
生子曰董嚕立遵死李氏寵哀斥為尼置廓州錮其二子瞎
嚕及磨角嚕結母黨李巴全竊載其母出奔瞎嚕據河州磨
角嚕據邈川城撫有其眾厮囉不能制元昊聞厮囉二子怨
其父曰其貽重且之間陰誘諸酋豪而逋濫竒之子一聲金
龍者擁象萬餘陰符元昊厮囉勢滅更与喬氏自家哥西徙
歷精城元昊益得其肆矣 篆文官王文盛言于少府監曰
在京粮料院印多偽倣之以摹勸曆者謂宜鑄三面印圓其
制而面濶二寸五分于外圍周匝篆紀年及粮料院各凡十
二字以圍篆十二辰凡十二字中央篆正字上連印鈕今可
轉旋以機穴定之用時月分對年中互建十二月自寅至丑
終始循環每改元即更鑄之云若此使姦人無復措其巧矣
少府監以奏照三司詳定請如文盛言文盛又言舊例親王
中書印各方二寸一分樞密宣徽三司尚書省開封府方二
寸節度使寸九分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寸八分半防禦團
練使轉運使州縣印寸八分凡印各上下寸七分皆濶寸六
分雖各有差降而無令式以紀其數詔從其言著于令 據本志在

景祐三年末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七十八

仁宗皇帝紀十五

景祐四年春正月戊寅賜蔡州學田十頃 壬午命侍御史知雜事姚仲孫同詳定茶法所請詳定茶法自今商人對買全買茶一百貫六十貫見錢四十貫許金銀折納從之 甲午歲內藏庫主者言裁出緡錢六十萬以助三司蓋始于天禧三年十二月時詔書切戒三司毋得復有假貸自明道二年距今方四年而所借錢帛凡九百十七萬二千有餘請以天禧詔書申飭之奏可 乙未詔應祖父母父母服闋後不以同居異居非因祖父母財及因官自置財產不在論分之限又詔士庶之家應祖父母父母未葬者不得析居若期向遠即聽以所費錢送官後葬日給之此律法祖錄為 二月己酉祔葬 莊惠皇太后于永安陵之西北隅 初殿中侍御

史張奎請親祠高禩下禮院定議庚戌禮院上其儀詔從之 甲寅詔禮部貢院自今年三月十一日申請貢舉其舉人省以十一月十五日為限先是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舉人有親戚仕本州或為發解官及侍父祖遠官本州二千里宜敕轉運使選官類率以十率之取三人詔兩制議而翰林學士丁度等言貢舉舊制以五月一日申請十月二十五日上市名于省若二千里而移試或有不及願稍寬其期聽如昌朝說故降是詔自是諸路始有別頭試 乙未祔 莊惠太后神主于奉慈廟 甲子賜御史臺冊府元龜及天下圖經各一部 乙丑置赤帝像于宮中以祈皇嗣 賜常州學田五頃 三月甲戌朔以崇政殿說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賈昌朝祠部員外崇文院檢討王宗道屯田員外郎國子監直講趙希言主客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楊安國並兼天章閣

侍講預內殿起居比直龍圖閣兩班直館奉官之上天章閣
置侍講自此始元年正月昌朝等追復秘書少監盧多遜

為工部尚書妻京兆郡太君蘇氏為京兆郡夫人以其子水
部員外郎察援赦自陳也 羣臣多獻祀高禩賦頌 己卯

各賜敕書獎諭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王洙亦賜為帶職京官
降勅書自洙始也 丙申內出莊憲太后閣金千餘兩市莊

園邸舍以給萬壽觀時于萬壽觀建廣爰殿奉安 莊憲御
容故也先是詔後段少連所請尚書省官帶內外制及兼三

司副使不赴集議者以違制論集賢校理趙良規以為不可
上言曰國朝故事令勅儀制別有學士知制誥待制三司副

使著位視品與前朝異同無在朝叙職入省叙官之說若全
不論職則後因員外郎兼學在朝立丞郎上入省居為比駕

下知制誥待制入朝與侍郎同列入省各副散郎員外郎任
三司副使郎中任判官在三司為參佐入本省為正員所以

舊來議事集尚書省官帶職者不赴別詔三省悉集則及大
小兩省內朝官悉集則及學士待制三司副使更集它官則

諸司三品武官三品各次本官長官故事尚書省官帶知制
誥中書省奏班簿是于尚書省御史臺了不著籍故有絕曹

之說又凡定學士舍人兩省著位除先後入外若有升降皆
特稟朝旨豈有在朝入省迭為高下詔御史臺禮院詳定已

不決于是判禮院馮元等奏曰會議之文由來非一或出朝
廷別旨或徇官司舊規故集本省者即南省官集學士兩省

臺官者容有內制給舍中丞集學士臺省及諸司四品以上
者容有卿監集文武百官者容有諸衛蓋謀事有大小集官

有等差率係詔文乃該餘職段少連以太學易名之細考功
覆議之常誤謂羣司普當會集列為具奏嬰以嚴科遂使絕

覆議之常誤謂羣司普當會集列為具奏嬰以嚴科遂使絕

曹清引還入本行分局常員略無異等諸臣擬謚止集南省
官屬或事緣體大臨時勅判兼召三司臺寺即依舊例御史
臺別奏云今尚書省官任內制者係臺省之藉無坐曹之實
論職官之言正為絕曹者設豈受祿則繫官定俸議事則曹
絕為辭說况王旦王化基趙安仁晁迥杜鎬楊億皆常預議
于尚書省故相李昉為主客郎中知制誥日屢經都省議事
散騎常侍徐鉉見江南舊儒所說次第略同又議大事僕射
御史大夫入省惟僕射至廳下馬于今行之所以重本省也
故都堂會議列狀以品就坐以官忽此更張恐非通理禮官
吳育曰兩奏各有未安尚書制度雖崇亦天子之有司在朝
廷既殊班列入有司輒易尊卑是以朝省為彼我官職分二
事也兩制近職若有事議而云絕班不赴非所以求至當且
知制誥中書省奏班簿是謂絕班翰林學士亦知制誥不絕

班簿此因循之制未為確據縱絕班有例而絕官無聞一人
命書三省連判而都無所繫止為俸錢豈命官之理今取典
故中景明一事足以質定祥符五年僕射上事儀絕班之官
別頭贊引不與本省官同在迎班請凡會議省官帶近職者
別作一行而坐自為序列非以相暨若詔兩制臺省諸司衛
官軍集則各從其類自作一行書議如其次詔尚書省議事
應帶職官三司副使以上並不赴如遇集議大事令赴別設
坐次 戊戌翰林學士丁度等上所撰國朝時令一卷詔以
五月朔入閣日讀時令尋復問禮官朔旦夏至入閣可否皆
言五月朔朝會合唐舊制雖是大祠比冬至圜丘禮成受賀
在質明後無嫌然據易象月令及蔡邕有閉閣靜事不賀之
說鄭康成豫樂緯春秋說夏至有前殿後入能行後樂漢嘗
行以議今入閣讀令既屬嘉禮在朔與假本無所碍唯夏至

則經義有妨或自聖裁酌用漢法詔改以七月朔入閣讀時

令尋又罷判鴻臚寺宋祁言請自今外夷朝貢並令詢問

國邑風俗道途遠近及圖畫衣冠人物兩本一進內一送史

館從之按晏殊前已有此請同知禮院吳育言舊歲禮文故事類例

不一請擇儒臣與本院官約古今制度參定為一代之法從

之慶曆四年正月始成壬寅詔廣桂邕三州通判在任物故者如

廣州南知州例與一子官夏四月乙巳譯經使呂夷簡上

所定景祐法寶新錄二十一卷賜宣州學田五頃丁未

詔學士院自今制策登科人並試策論各一道時將作監丞

富弼獻所為文命試官職弼以不能為詩賦辭上特令試

策論因有是詔弼尋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弼除職在五月癸亥今并書

甲子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呂夷簡罷為鎮安節度

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曾罷為

四

四

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宋綬罷

為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蔡齊罷為吏

部侍郎歸班天聖中曾為首相夷簡參知政事事曾甚謹曾

力薦夷簡為亞相未幾曾罷夷簡為首相居五年罷不半歲

復位李迪為次相與夷簡不協夷簡欲傾迪乃援曾入使樞

密不半歲迪罷曾即代之始曾久外有復入意曾久外有復入意綬實為曾達

意于夷簡夷簡即奏召曾始曾久外有復入意曾久外有復入意綬實為曾達

公事契不薄宜善待之勿如復古也夷簡笑諾其言綬曰公

已位昭文處孝先以集賢也夷簡曰不然吾雖少下可之何

害遂請用曾為首相帝不可乃為亞相既而夷簡專決事

不少讓曾不能堪議論不相合曾數求去夷簡亦屢丐罷

帝疑為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耶曾言夷簡推權市恩時外

傳夷簡納知秦州王繼明饋賂曾曰及之帝詰夷簡至交

論 帝前夷簡乞置對而曾言亦有失實者 帝不悅綬素與夷簡善齊議事間附曾故并綬齊皆罷初命曾以左僕射知青州既入謝乃改鄆州乃下學士院貼麻加資政殿大學

士判鄆州蓋僕射典州當云知翰林學士丁度失之也龍川別志

載王曾復入相由宋綬及呂夷簡事當不誤然所稱歲月及人姓名頗差殊今據國史畧加刪潤庶得其實 吏

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王隨戶部侍郎知鄭州陳克佐並為平

章事隨加門下侍郎克佐守本官呂夷簡嘗密薦二人可用

故也自薛居正後初相無越遷門下侍郎者丁度始誤草制

因不復改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工部侍

郎同知樞密院事韓億三司使吏部侍郎程琳翰林學士承

旨兼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石中立並為參知政事樞密直

學士左司郎中王巖為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乙丑召

宋綬入侍經筵 閏四月乙亥知徐州李迪言所部滕縣與

世七十八

五

兗州接境欲因行縣祠儀嶽并至景靈宮祝聖美禱皇嗣

上謂參知政事韓億等曰大臣當詢民間利病以分朝廷之

憂祈禱之事豈為政耶詔止之 知制誥王舉正宰臣以陳

堯佐之壻引故事避嫌 戊寅改為龍圖閣待制 上封者

言比歲三司副使不問才否例遣龍圖閣待制容有濫恩請自

今別議補授 庚辰詔三司副使歲滿當遷者勿以條例臨

時聽之 賜故將作監丞張唐卿家錢五萬帛五十足米麥

各五十斛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以通判陝州于吏事如素

習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耐而乃盜母之

喪同葬之有司論請如法唐卿時攝州事乃曰事之有孝而

不知有法耳奏釋之未幾丁父憂毀瘠嘔血而卒 光州言

秘書監致仕丁謂卒王曾聞之語人曰斯人智數不可測在

海外猶用詐得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則天

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五月壬寅朔鹽鍊副

使兵部員外郎陳貫為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相州用閏月

庚辰詔書也 張一胥司正倦遊錄云陳學士貫為省副

之每聲若使往一胥司正倦遊錄云陳學士貫為省副

省斤逐之既來參見嚴穎以待不取當其禮陳聞而不平決入

二舉無留事尚餘陳亦善待之一日陳謂胥曰宅中欲會一

不女客何人可使幹事胥曰其公事之陳暫往督事亦可陳

胥乃携其色藏禍心乃曰爾若自行甚善宴席兩須十未具一

司密請女客今監厨無錢陪將行點降類宰相解鮮終尚皇城

去止得集賢學士喬例三年副罪即得待制貫指得京職非也貫

得或文館知相州舊例省副罪即得待制貫指得京職非也貫

今姑存此更誤考詳 翰林學士侍講兼龍圖閣學士戶

部侍郎馮元卒特贈戶部尚書謚章靖元性簡厚不治聲名

非慶弔未嘗過謁兩府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按禮度為

不服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誦說經義而已多識古今

臺閣品式之事尤精易與沈爽俱名大儒凡議典儀多出二

人然論者謂元所陳但務廣博不如爽之能折衷也 元不如此

錄言行 庚戌美人俞氏生皇子 上以諭輔臣王隨等皆再

拜稱賀遂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降徒流流以下釋之

是日皇子不育 慶曆元年五月乙丑 丙寅有芝生于化成

殿柱召近臣宗室觀之仍出御製瑞芝詩賜宰臣王隨以下

翌日儒臣並為賦頌以獻 右司諫韓琦言春秋之法但記

灾異至于祥瑞略而不書豈不以君閱瑞謀則意安觀灾符

則心懼意安則政怠心懼則德修聖人垂戒之深其旨斯在

臣愚望陛下特以灾異為重一政教之間思所未至者隨其

變而應之至于珍祥奇瑞雖陛下仁愛所感亦望日謹一日

以雖休勿休為念則昊穹降鑒荅陛下寅畏之心生靈遂宜

蒙陛下慈惠之澤自然時和歲豐家給人足永獲上瑞之報

也 澧州逃卒匿民家備以自給一日誣告民家事摩馳神
歲殺人十二以祭州逮其族三百人繫獄久不決詔遣御史
臺推直官方偕就令卒疏所殺主名而按偕驗皆亡狀事遂
辨侍御史裏行偕莆田人也 六月甲戌命禮賓使白仲達
入內供奉官蘇紹榮奉安 太祖御容于揚州建隆寺景德
中嘗即寺置殿繪容而其制卑陋會占者言東南有王氣乃
易以塑像更命西殿曰章武 戊子以御製神武秘畧賜河
北河東陝西緣邊部署鈐轄知州軍每得代更相付受始韓
億同知樞密院事建言武臣宜知兵書而禁不傳請纂集其
要賜之 上于是作神武秘畧凡三十篇分十卷仍自作序
焉 甲子皇太子左監門率副府率宗實特遷右內率府率
宗寔江寧節度使允讓第十三子也生四歲養于宮中時方
六歲 丙申詔開封府國子監及別頭試自今彌封謄錄如
禮部從左司諫韓琦之請也 又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
度所修禮部韻畧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舊韻略多
無訓釋又疑混聲與重疊出字不顯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
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判定其韻窄者凡十三處許
令附近通用疑泥聲及重疊出字皆于本字下解注之 戊
戌杭州言是月乙亥大風江潮溢岸高六尺壞堤千餘丈詔
遣中使往致祭 秋七月乙巳詔御史臺主簿自今滿二年
與改京官 始范諷責授武昌行軍司馬會乙未赦書落責
授徙保信聽居舒州既遭母喪于是許歸齊州持服諷曰飲
酒自縱所與游者輒慕其所為時號東州逸黨顏太初作逸
黨詩以刺之而姜潛亦嘗貽書以疏其過潛奉符人也 戊
申有星數百皆西南流其最大者一星至東壁沒光燭地久
之不散已而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 己未詔命官犯私罪

情輕欲鎖廳應舉者聽之 辛酉詔三司出銀十五萬兩下河北路絹十萬下河東路助糴軍糧 知越州蔣堂言太子中舍致仕齊執象有子廓為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唐為吉州司理叅軍執象與其妻年高居里中而唐仍累任不歸請除唐隣近一官以便侍養詔唐使歸置廓不問廓會稽人在湖南能任其職潭州鞠繫囚七人為強盜論死廓當死得其狀非強付州使劾正乃悉免死不取以為功平陽縣自馬氏時稅民丁身錢稅輸銀二萬八千兩民生子至壯不敢束髮廓奏悉蠲除為唐既坐責雖置廓不問然士論薄之 八月甲戌出內藏庫絹三十萬下河北路市糴軍儲 甲午詔天下常平倉錢穀自今三司及轉運使無得借支 戊戌許華福二州立學 九月庚戌詔閣門于紫宸宮垂拱殿刊石為百官表位 戊子判鄆州王曾言請如馮拯判陳州例錢穀文字免簽書從之 庚申詔諸司使副至三班使臣任川廣而合該遷官者如京朝官例許三兩月前申發磨勘文字 丙寅三司言東頭供奉官錢遜奏信州鉛山產石綠可烹鍊為銅今池州饒州江州錢監並開銅鑄錢請遣遜與本路轉運使試驗以聞從之 丁卯御邇英閣讀唐書曰詔唐書列傳止取事義切于規戒者讀之 冬十月甲戌御邇英閣讀心說謹罰篇述後漢光武罷梁統從重之奏帝曰深文峻法誠非善政宋綬對曰王者峻法則易寬刑則難夫以人主得專生殺一言之怒則如雷如霆是峻易而寬難也 丙戌御邇英閣讀心說養民篇 帝曰尸子言君如行民如水何也丁度對曰水趨器之方圓若民從君之好惡是以人君謹所好為 甲午御邇英閣講春秋上曰春秋自昭公之後魯道陵遲家陪用政記載雖悉而典要則寘宜刪去蔓辭止取君臣

政教事御講之曰謂宋綬等曰春秋經旨在于獎王室尊君道正明作傳文義具博然其間錄謹異則不若公羊穀梁二傳之質綬等對曰三傳得失誠如聖言臣等自今凡正明所記事稍及誣近陪臣僭亂無足勸戒者皆畧而不講 癸巳翰林學士李淵請班其父樞密直學士若谷下詔從淵請乙未同知樞密院事章得象言開封府進士章仲昌臣鄉里疎屬實無藝業近聞訟訴發解不公事請謀歸其家從之時鎖廳應舉人特多開封府投牒者至數百國子監及諸州不在焉及出榜而宰相陳堯佐之子博古解元為叅知政事韓億子孫四人皆無落者故嘲謗羣起然殿中侍御史蕭定基與直集賢院韓琦吳育王拱辰實司試事非有所私也 十一月己亥朔中書言虞部郎中魯傑九月七日請致仕十月七日降敕錄其子九齡為試校書郎而傑以九月二十五日

卒屯田郎中唐冕四月二十二日請致仕五月七日降勅錄其子鑑為試校書郎而冕以閏四月十一日卒當追還所錄恩詔特與之 太常丞集賢校理判監鈇鈇院同修起居注葉清臣上所著升平舉要十篇壬子命為直史館 乙未出內藏庫紬綿五十萬下河北陝西路市糴軍儲 十二月壬申以右諫議大夫李允元為給事中知同州初 上欲除允元兼集賢院學士執政言故事經科出身雖官至給諫無帶職者遂罷之 給真定府潞州學田各五頃仍詔自今涇藩鎮乃許立學他州勿聽 甲申忻代并三州言地震壞廬舍覆壓吏民忻州死者萬九千七百四十二人傷者五千六百五十五人畜牧死者五萬餘代州死者七百五十九人并州千八百九十人知忻州祖百世都監王文恭監押高繼芳石嶺關監李昊並傷而前忻州監押薛文昌并州陽忻寨監押

苗整皆死詔賜百廿整及文昌之家錢各十萬文恭繼芳吳各五萬其軍民死傷者皆賜有差自是河東地震連年不止或地裂泉湧或火出如沙狀一日四五震民皆露而處乙酉命侍御史程戡往并忻州體諒安撫左司諫韓琦上疏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先儒之謹議也故宋景公以熒惑守心不忍移臣庶之咎于韋臣而有至德之言熒惑不從三舍此則以實應天之効也唐明皇以太陽虧蝕悉令赦徒隸之人宋璟謂可以至誠動天不在德音頻降此則以文應天之弊也臣伏觀鄉者興國寺灾獲閣及開祖殿不踰數刻但有遺燼復聞仰觀垂象或大經行蓋人事之已形致天變之嗣發其猶影响諒非徒然當是時臣謂陛下宜虛佇以求直言側身而修庶政有功則賞以絕其僥倖之路有罪則罰以清其姦慝之源旋則賢愚擢節財用抑宴私過度之樂休營造不急之務決獄使之無濫出令斷于公行斯所以念祖宗之艱難答天意之警悟也而陛下春三景以肆赦宥走羣望以罄祠祝內自禁掖外及寺觀並與祭醮逮越晦朔今北道數郡繼以地震上聞即命使軺就崇法供矧茲近塞俯接殊鄰豈無間諜之人枉道祈禳之事徒彰自恐或謂無稽雖陛下欽順上天之誠可謂至矣其于消伏灾眚之道則猶未然夫弛刑網以貸頑悖之民損國資以奉游惰之輩將欲召丕貺感靈心是猶却行以求前揚湯而止沸無益之驗信昭矣臣苟隱情惜已不能獻忠盡言使陛下嘗以禮緇黃薦牲幣為修德除患之本則臣豈不上負陛下懼灾思政之意哉且地震者女謁用事臣下專政之意也今震在此恐上天攷譴告俾思孽虜之為患乎亦望自今而後務在嚴勵守臣密修兵備審擇才謀之帥悉去懦武之

士明軍法以整驕怠之卒豐廩食以增儲待之具或曰今夷狄守盟約甚固奉朝廷有禮初無釁隙保不騷動未可生事以疑我心此寬陛下宵旰之憂可也為國家之計則踈矣旬餘琦復上疏言近聞大慶殿及諸處復建道場及分遣中使遍詣名山福地以致精禱臣以謂陛下悅從常禮不得已而為之是亦違寅畏之深旨也臣竊以天垂祚象地見灾符前世之君親之感悟以為禳祈之法則必徹樂減膳修德理刑大則下詔以求謹言側身而避正殿是以天意悅穆轉為福應願陛下法而行之復恐此後宮中或有宴飲之事欲望比于常時稍用減節不獨仰奉于天戒斯實上安于聖躬臣子之心所以為萬死而獻言者正在是也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則未嘗臨御臣下非大朝會則不能一至于庭豈容僧道凡庸之人繼日累月喧雜

于上非所謂正法度而尊威嚴也昔唐高祖立皇太子將會命婦于宣政殿博士袁利諫曰前殿非寢非命婦宴娛之地望請命婦會于別殿自可備極恩私高祖納之即令移于麟德殿臣亦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并于別所安置惟陛下特霽天威一加詳納天下幸甚 給徐州學田五頃 庚寅龍圖閣學士張逸為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詢其民風華陽縣鄒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賕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寬守者氣不直豈守人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為神會歲旱逸使作堰壅江水溉民田自出公租減價以賑民飢初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閩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穡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 壬辰徙知饒州范仲淹知潤州監筠州稅余請監泰州稅

夷陵縣令歐陽修為光化縣令 上諭執政令移近地故也

上諭執政據翔曆
獨尹誅不從當考

先是京師地震直館葉清臣上疏曰天

以陽動君之道也地以陰靜臣之道也天動地靜至尊臣卑
易此則亂地為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師地震移刻而
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壞廬寺殺人畜凡十之六大河
之東彌五百里而及都下誠大異也屬者熒惑犯南斗星
曆者相顧而駭陛下憂勤庶政方夏泰寧而一歲之中災變
仍見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故垂戒以啓迪清衷而陛下
泰然不以為異徒使內侍走四方治佛事治道科亦所謂消
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出天下之人辭舌不敢
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
庶幾天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從
范仲淹既從潤州讒者恐其復用遽誣以事語入 上怒

亟命置之嶺南參知政事程琳辯其不然仲淹訖得免自仲
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
琳獨為上開說 上意解乃已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六百
二十二萬四千七百五十三口一千五百九十二萬五千五
百二十七客戶四百四十萬八千二百七十四口七百一十
八萬六千九百八十九趙元昊既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
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安威懷龍皆即舊堡鎮偽號州仍居興
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始大補偽官以蒐名守全張陟楊廊
徐敏宗張文顯輩至謀議以鍾鼎典文書以成逋賞都王蕃
學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自河北至臥囉娘山七
千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惟精山五
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麟府甘
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千靈州用千人為

鎮守總十三餘萬而若戰倚山訛山訛者橫山羌夏兵柔脆
不及也選豪族善弓馬三千人選直偽號六班直月給米二
石鉄騎三千分十部發兵以銀牌召酋長面受約束創于六
于興州以總衆務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七十八

